

ZHONGHUA WENXUE TONGLAN

中华文学通览
清代卷

长河落日

郭英德著

董乃斌主编
中华书局



长河落日

中华文学通览·清代卷

郭英德 著

中华书局

书 名 长河落日
——中华文学通览·清代卷

主 编 董乃斌

作 者 郭英德

出 版 中华书局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发 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北京冠中印刷厂

版 次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092 毫米 1/32
印张/7³/₈ 插页/4
字数/128 千字

印 数 1—4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101-01517-4/I·249

定 价 15.00 元



蒲松龄《聊斋志异》，“用传奇法，而以志怪”（鲁迅语），展现了亦真亦幻的人鬼狐仙世界。

“一枝一叶总关情”
——郑燮《竹石图》



传奇《桃花扇·访翠》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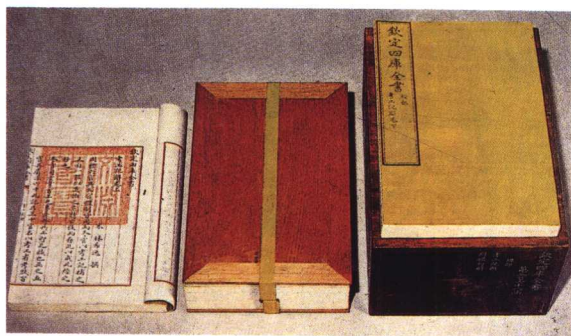
《红楼梦图咏·黛玉》
清光绪刊本



《怡红夜宴图》
清彩绘绢本



翁方纲摹
《瘞鹤铭》端砚



乾隆钦定《四库全书》，收书七万九千馀卷，
三千五百种，历时十年完成。

《中华文学通览》主编的话

说起我们中华古国的传统文化，或者文化遗产，每一个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马上会想到我们的古典文学，想到被孔夫子誉为“思无邪”的《诗经》，想到在泽畔行吟的屈子和他的《离骚》，想到《庄子》书中那些汪洋恣肆的散文，想到《左传》、《史记》书中所描写的那些纵横捭阖和尔虞我诈，想到从汉代到南北朝种种不同风格的乐府民歌。至于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两代的戏曲小说，像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辛弃疾、关汉卿、曹雪芹这样的大作家，像《三国》、《水浒》、《西游》、《红楼梦》、《聊斋志异》这样的名著，对于很多人来说更是耳熟能详。

可以毫不惭愧地说，古典文学确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我们为古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性劳动，为中国语言文字的丰富和魅力，为那些优秀文学作品永恒的审美价值而感到自豪。

这些宝贵的遗产是我们全民族的财富，理应由全民族享受。也许有的人需要温故，也许有的人需要知新，也许有的人渴望全面了解中国古典文学的漫长历史，也许有的人愿意结识

一个个性格各异的作家，或者也有人想寻找一条学习古典文学的入门途径，凡此种种，都可以视为对古典文学遗产的消费和享受。而这也就成了我们编撰这套丛书的最初动机，我们乐意来做这件社会和人民所需要的事。中华书局本以出版高深精湛的学术论著闻名于世，但这次正是中华书局总编辑傅璇琮先生提出要我主编这套普及性的丛书并由他们出版的动议，我当然很愉快地接受了。

我们的编撰方针明确而简单。我们要以浅显而生动的文字，系统地介绍中国文学史知识，和读者一起在此范围内作一次愉快而又富于情趣的旅行，给读者以领略古典文学的享受，让他们能够轻轻松松地读下去，在不知不觉中获得知识，受到感染，而不要它“坚硬”和叫人感到费劲。现在这样分篇立题、每篇字数不多，而且行文注意流畅风趣的做法就是由此决定的。

同时，我们也想通过实践来表达一种与传统有所不同的文学价值观。

我们的古人确实创造了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他们是那样重视文学，有时简直把文学看成了生命，这无疑是非常宝贵的传统。可是，他们的有些观点却未免偏颇。比如，往往把文学的价值看得过重，以至远远地超过了文学的实际价值，然后又由此出发，要求文学去承担它种种力不能及的社会责任，从而造成了文学功能的严重错位和超负荷，就是突出的一例。

研究文学的人大都知道汉人有过一篇文章叫《诗大

序》又叫《毛诗序》，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开头是这样的：“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这似乎不错，但接下去就说得严重了：

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这里所讲的诗与乐的涵义、作用和功能，都是有其具体内容的，其价值判断的标准当然和我们今天有很大差异，而且对于文学功用的估价，也显然夸大了，讲得未免有点玄乎。从逻辑上看，这种说法是将文学和政治、道德、伦理教化作了直接的挂钩，跳过了许多必要的中介，这就把一个本来相当复杂的问题大大简单化了。

其实，世上的许多事物之间，即使存在着某种联系，但必要的中介总是不可少的。比如文学和政治、道德、伦理教化之间的联系，就绝不能没有人们阅读欣赏这个不可少的中介。试想，一部作品倘若没有人去读，它就是内容再好、再有价值，又能起到什么实际作用，产生什么实际价值呢？而要使人们自觉自愿地去阅读，文学就必须是有趣的、充满了情味的。可惜的是，这一点在传统的文学观中，常常被忽视了。

所以我们这套丛书想改变一下。我们不再跟着传统观念走，那些传统上认为重要的作家作品或文学现象，我们不一定全都介绍，而是按照一般读者对文学的实际看

法、兴趣和要求来选择；我们不想把这套书写成变相的文学史或文学史话。在具体介绍中也往往不按传统角度，而是把文学真正当作人的心灵活动的流露，把读古典文学当作了解古人并和他们进行思想感情交流的一种手段。我们不但想让读者知道一些古代文学作品，领略它们的美，还希望他们通过作品而结识许多富有个性的古人，并且和他们交上朋友。至于从这里面要学习些什么、汲取些什么，那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也可以先不考虑这个问题，让知识的增长、心灵的丰富、情操的升华，在不知不觉、潜移默化中进行。

总之，我们是想让古典文学变得亲切有趣，想让读者在每日繁重的劳动以后，利用不多的休息时间，从古典文学得到一些精神的享受，从我们这套书中得到一些阅读的愉快。

我们深信，真正的文学是从人心里流出来的，也是能够作用于人心的。这种以审美为主要内容的活动，其影响人的方式，更多的是潜移默化，是渗透濡溉，然而这种看似春风拂面、细雨润物的作用，对于人们美好思想情操的塑造，高尚品格气节的培养，却可以发生至深至巨的影响。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生活在特定的文化历史和文化氛围之中。古典文学是构成这种文化历史和氛围的重要因素。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都受过包括古典文学在内的传统文化的熏染和陶冶，在我们的心灵深处，也都能或多或少地找到古典文学影响的痕迹。正是在这个

意义上,古典文学有着它不朽的价值,而我们的工作,其实也就是试图将这种价值现实化,试图在古典文学和当代读者之间建筑起一座联系的桥梁。

参与这套丛书写作的,都是当今古典文学研究界优秀的中青年学者,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中均有建树。但对于他们的大多数人来说,用如此轻松活泼甚至带点儿诙谐幽默的笔调来向读者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并且不但要写出古人的形象还要一定程度地写出自己的个性,这却是一个新的尝试。现在看来,尽管各人在这方面的风格和达到的水准不一,但成绩是可喜的。

中国古典文学的内容是那样丰富,即使我们把它分成十本来写,也依然会是挂一漏万的。好在丛书的辑数并无限制,倘若读者欢迎,不妨再编第二辑、第三辑……

这套丛书从设计、组稿、审阅到编排和寻找图片等,历时近两年。其间,中华书局总编辑傅璇琮先生尽管工作极端繁忙,但始终克尽一位共同参与者的责任,对丛书的每一个细节都抓得非常具体。文学编辑室和出版部诸同志一直和我们共同商议,帮助解决困难,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丛书是不可能顺利出版的。值此丛书即将问世之际,谨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董乃斌

一九九五年四月于北京

目 录

小引	1
顾炎武终生抗节	5
文须有益于天下	10
发愤著书	14
钱谦益和《投笔集》	17
吴伟业与“梅村体”	22
屈大均与遗民诗	27
苏州派戏曲	31
悲壮的《清忠谱》	35
李笠翁道学风流	40
方苞因祸得福	44
方苞的“义法”	47
朱彝尊空中传恨	51
豪放《迦陵词》	56
纳兰性德的深情	60
王士禛神韵悠远	65
蒲松龄与“孩子王”	70
青林黑塞寻知己	75
亦真亦假说历史	80
才子佳人自好述	84

女才子的悲怨	89
《长生殿》断送功名	94
洪昇的至情理想	99
孔尚任仕途浮沉	103
《桃花扇》兴亡之感	107
戴震志存闻道	112
郑板桥三绝怪杰	117
老学究刘大櫟	122
姚鼐与桐城派	126
汪中与骈文中兴	131
潇洒吴敬梓	135
儒林群相面面观	139
讽刺秉持公心	144
曹雪芹与悼红轩	148
空·色·情·空	153
木石前盟	157
机关算尽太聪明	161
红楼续梦	165
风流班首袁子才	169
不失其赤子之心	174
蒋士铨笔关风化	178
纪晓岚滑稽诙谐	183
雅人慧心	187
《镜花缘》别出心裁	191

《天雨花》和《再生缘》 195

清代文学年表 198

小 引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这是对黄昏的礼赞。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是对迟暮的感伤。

清王朝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封建社会蹒跚了二千多年，终于走到了山穷水尽的绝路。清代文学恰恰处于中国古代文学的黄昏迟暮之时，因此，它既呈现出“为霞尚满天”的再度辉煌，也浸透着“夕阳无限好”的沉痛哀伤。

辉煌的哀伤，哀伤的辉煌，组成清代文学的双重旋律，在各种文学样式中，在各个作家的作品中，鸣响着重重变奏。清代文学既以集大成的大家风范，把中国古代文学的潜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又以败家子的先天劣性，把中国古代文学推到了穷途末路。

清代诗人不满于元诗的绮丽纤弱，有鉴于明诗的模拟或轻浅，提倡兼学唐宋诗歌的长处，不断追求创新，流派迭出，风格多样，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后劲。清初的遗民诗人，如顾炎武、

黄宗羲、王夫之、吴嘉纪、归庄、屈大均等，抒写家国之感，张扬民族气节，反映民生疾苦，铸成了一代诗史。此外，钱谦益开创“虞山诗派”，吴伟业领袖“娄东诗派”，王士禛标举“神韵诗派”，查慎行发掘宋诗精髓，不仅各自名家，而且影响深远，共同促成清代诗坛万紫千红的局面。到了雍正、乾隆、嘉庆年间，厉鹗钻研宋诗，领袖“浙派”；沈德潜效法汉魏盛唐，注重“格调”；袁枚反对模拟，倡导“性灵”；翁方纲注重考据，提倡“肌理”；凡此诸家，各领风骚，互相争胜，各有所成。但是宗唐、宗宋，相仿相袭，清诗至此，已渐趋贫弱，不可救药。

清代词坛呈现振兴的面貌，词人迭出，词作繁富，词艺精微，词论高远，超过元明，直接两宋。陈维崧取法苏轼、辛弃疾，倜傥豪迈，词作丰富，首开“阳羡派”。朱彝尊皈依姜夔、张炎，清空幽雅，崛起“浙派”。纳兰性德圭臬南唐李煜，哀婉缠绵，真挚动人。而“浙派”声势广大，人才辈出，尤以厉鹗成就最大。乾、嘉之际，张惠言、周济强调“比兴”、“寄托”，追求“深美闳肆”，开创“常州派”，影响直至清末。

清代散文上承秦汉唐宋，蔚为大观。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的散文，以学术修养为根柢，或凝炼劲健，或恣肆纵横，无不风骨遒上，精光内蕴。侯方域、魏禧、汪琬，世称“三大家”，侯文豪迈驰骤，魏文气势凌厉，汪文疏畅条达，各具风貌。康熙以降，安徽桐城人方苞、刘大櫆、姚鼐相继而起，提倡“义理、考据、文章”，讲求文章结构谨